



金懋昶長汀偵照

王立楨

福建，武夷山脈，夕照將山峰染成金黃色，山谷及背光的地方卻已經是一片灰黑，這種強烈的對比讓這初夏的黃昏由空中看來有一股蕭颯之氣。

一陣尖銳的飛機渦輪發動機聲由遠而近，隨著高頻率的噪音而來的是飛機低空掠過時所引起的強烈陣風，兩架機翼上漆著青天白日標誌的RF-84雷霆式偵察機以貼著樹梢的高度在武夷山脈中穿梭著，緊隨在後的是另外兩架俄製的米格十五型噴射戰鬥機。

時間是民國47年6月17日下午5點多鐘，那兩架RF-84是中華民國空軍第6大隊12中隊的兩架偵察機，在執行完對福建長汀的偵照後，正對著四百多哩以外的桃園空軍基地返航途中。

RF-84雖然具有後掠式的機翼，但是那具J65軸流式發動機所產生的7,800磅推力對於25,000磅的飛機來說似嫌不足，尤其是與靈活的米格十五相比，就更顯得笨拙與緩慢。所以那天在武夷山脈中被米格十五追逐之下，兩架RF-84的飛行員所仰仗的只是自己的技術。

除了飛機的推力不足之外，RF-84的座艙罩也不是先進的氣泡型，座艙後面的鰭狀流線型機身嚴重的阻礙了飛行員對後的視線，所以出任務時長機與僚機必須比翼飛在同一條線上，這樣才能互相注意另一架飛機六點鐘的方位。

「Two！注意地形！」長機飛行員楊世

駒少校在無線電中叮嚀僚機金懋昶上尉。

超低空飛行時，最重要的就是對地形的認識，這樣才能掌握時機將飛機始終維持在離地一定的高度下。武夷山脈對於楊世駒及金懋昶兩人來說是相當陌生的地段，然而為了將機腹中的底片安全的運回台灣，他倆真是冒著生命的危險將飛機以五百多哩的空速飛在離地不滿五十呎的高度，雙眼隨時注意著機前地形的變化，手腳配合著板桿蹬舵，將飛機隨著地形的起伏，始終保持在比敵機稍低的位置。

機身旁邊一連串飛逝而過的曳光彈讓楊世駒知道米格十五就在他後面不遠的地方對他開火，但是他卻連往後查看的機會都沒有，只能偶爾由座艙中的後視鏡中看著機後若隱若離的敵機，敵機機頭忽明忽滅的砲管，明顯的在告訴他只要有一枚超前的砲彈擊中他的飛機，翼下荒煙漫草的山谷即將是他的葬身之地，想到這裡他覺得頸後的毛髮全都豎了起來。

楊世駒抽空往右看了一下飛在他右翼一千多公尺外的金懋昶，他發現金懋昶的飛機後面並沒有任何追兵，這讓他放心不少，因為這樣今天至少會有一架飛機能飛回桃園，將國家所迫切需要的情報帶回去，要不然明天空軍會再派出兩架飛機冒著和他們同樣的危險前去長汀偵察！

「Leader！敵機一直在你後面對你開火！我飛近一點替你引開敵機！」金懋昶也

發現了敵機似乎一直在對著長機追擊。

其實我方早有情報指出；共軍的戰術是先以全力攻擊長機，將長機擊落後再攻擊僚機。照當時的情況看來，那項情報還真不假。

「Two！不要管我，趕快自己找路回家，等會兒回桃園見！」

就在那時那兩架飛機飛進了一道峽谷，兩人將飛機的高度又壓低了一些，尾隨在後的兩架米格十五似乎不敢隨著他們將飛機飛進峽谷，只得飛在山谷上面繼續追逐。

尾追的敵機飛在他們的後上方，暫時失去了開砲的機會，但是楊世駒及金懋昶兩人卻無法鬆一口氣，因為險惡的地形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威脅，再加上夕陽最後的一點薄弱陽光也被山峰擋住，使視線受到相當的限制。

楊世駒看著前面的山谷向右彎去，他輕輕的將駕駛桿向右壓去讓飛機擦著左邊的山岩轉向右邊，金懋昶則因為飛在楊世駒的右側，無法以同樣的角度轉向右邊，於是將飛機拉高，就在金懋昶拉高的那一剎那，尾隨在後的一架米格十五立刻追了上來對著他開砲，但是那時金懋昶已經飛過山岩正在推桿將飛機向右下方滑去，楊世駒看見了在金懋昶頭上飛舞而過的一陣曳光彈。

「好險！」楊世駒的耳機裏傳來了金懋昶的聲音。

就在那時，楊世駒突然發現前面又有一個峭壁擋住去路，他趕緊拉高機頭同時按下話筒：「Two！注意前面！」

楊世駒的飛機擦著山岩飛過了那個峭

壁，他飛出了山谷，也重新飛進了陽光，夕陽的餘暉立刻將他的飛機照的閃閃發光。失去了地形的庇護之後他首先想到的是後面的米格機到底是在他的哪個方位？於是他抬頭往後視鏡看了一下，他沒看見敵機，卻看到了後面那座山頭上的一縷黑煙！

「Two！你在哪裡？」楊世駒大吼了一聲！

無線電中一陣寂靜，金懋昶沒有再回答，他的飛機因為來不及拉高，撞在福建連城附近的山峰上，那天是他28歲生日的前四天！

「Two！……」意識到僚機已經撞山的事實，楊世駒再度按下話筒時候嚨已經咽住，說不出話來了。

機身附近又是一陣曳光彈，楊世駒知道這場戰爭並沒有因為金懋昶的撞山而停止，他強抑住心中的憤怒與悲傷將駕駛桿猛然向左壓去，又躲過了敵機這一波的攻擊。

翼下是一個陌生的城市，在敵機追逐下楊世駒早已偏離預定的航線，他已經不知道自己確實的位置，他只能依照羅盤的指示盡力向東飛，因為他知道台灣海峽就在他的東邊，能夠撐到海峽上空就有希望可以回到台灣，將機腹中的情報交給上級。

由於向後的視野不好，同時也因為失去了僚機的掩護，楊世駒只能不斷的將飛機做「之」字飛行，這樣一來可以觀察後面的敵機，另一方面也為了不讓敵機有瞄準開槍的機會。

疾飛中楊世駒不知道他當時的高度，因為他連低頭看一下高度表的機會都沒有，但

是他知道他一定飛的相當的低，低到有幾次他都必須刻意的將飛機側轉來躲過前面的一些大樹或是房屋，在這個高度雖然可以躲過敵機的攻擊，但是飛機的耗油量卻也是相當驚人，他心中一直在擔心著如果繼續這樣飛下去，根本到不了台灣發動機就會因油盡而停車！

突然間，楊世駒發現尾追的那兩架米格十五開始爬高，同時向右後方轉去，在敵我雙方一千多哩的相對空速下，一瞬間之後敵機就由楊世駒的眼界中消失，大概敵機也因為低空飛行太久，油量不繼之下而放棄了追擊。

楊世駒還視四周並確定附近已經沒有敵機之後開始爬高，那時他的餘油只剩下一千三百多磅。

飛機爬到一萬多呎的高度時，楊世駒在飛機的正前方看到了海岸線，也看到了岸邊的一個大島，根據他對浙閩粵海岸的認識，他認出來那是平潭島，由那裡回到桃園只有八十哩左右，他知道他可以安全的回家了。

太陽已經接近地平線，由三萬呎的高空中向下望去，海平面已經一片昏暗，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楊世駒轉頭向右望去，僚機的位置是空蕩蕩的，他想起了在連城附近山頭的那縷黑煙，然後他又想起了正在家中等著金懋昶回家吃晚飯的金太太，突然間他覺得眼前一片模糊，從軍這些年來，歷經內戰中的幾場硬仗，也曾經歷過同僚間驀然的生死別離，他認為自己已經相當的堅強，但是此刻他卻忍不住的流下淚來，僅僅是幾個小時之前他還和金懋昶一同坐在作戰室裡接受

任務提示……………

那天的任務是因為最近幾天來情報顯示中共有大批的軍機在長汀、連城一帶活動，加上整個沿海地帶的共軍在那幾個月間都有異常活動，因此在當天下午作戰司令部下令給6大隊的12中隊：在日落之前派出兩架偵察機前往長汀、連城一帶偵照。

長汀位於福建與江西交界之處，離桃園有四百多哩，除了在沿海一帶有地對空的高砲，一路上還隨時會有米格機的攔截，所以算是相當艱鉅的任務。作戰官楊世駒少校當仁不讓當場將自己的名字放在任務派遣單上，另外他選上了曾因飛行技術優良而被選派到美國接受高空偵察機RB-57訓練的金懋昶上尉作為他的僚機。

任務規劃是下午5點鐘由桃園起飛，其實在黃昏時刻出動對我方的飛機是相當的不利，因為當時太陽是在西邊，米格機無論是在去程或回程時前來攔截，都可以飛在夕陽裡讓我機難以發現，但是上級的命令是在日落之前完成偵照，所以即使困難重重，楊世駒及金懋昶兩人還是準時出發；戰場不是講理的地方。

他們那兩架飛機在飛進大陸時並沒有受到沿岸高炮的騷擾，一路飛往連城長汀時也沒有任何米格機的攔截，楊世駒不知道飛在右翼僚機位置的金懋昶對這種看似平淡的任務作何感想，但是他自己卻覺得越是平靜他越覺得不安，中共在這幾年來加強了不少空防方面的措施，他們不會眼睜睜的看著國軍的偵察機在大陸上空來去自如，所以當時的問題不是敵機「會不會」前來攔截，而是敵

機會由「何時」、「何處」及「如何」來攔截。

下午五點四十分左右，那兩架RF-84飛抵連城長汀附近的機場，楊世駒按照任務提示時所指定的航路，將飛機由西北方的IP點對準機場開始空照，金懋昶飛在右翼邊上也一同進入照相航線。

就在楊世駒通過目標，還沒將照相機關掉的時候，金懋昶突然在無線電中大叫了一聲：「Boggy! your 7 o'clock low! (敵機! 在你左後下方!)」

楊世駒聽到金懋昶的警告之後，馬上轉頭向左後方看去，但是因為座艙後面的鰭狀機身使他無法清楚的看見敵機，而偵察機中的照相機在沒有關妥鎖上軟片軸之前是不宜做大G動作的，因為任何劇烈的動作都有可能將底片甩出片盒，所以楊世駒當時只能盡快的將照相機關妥，並仍然保持飛機的平飛，一直等到儀表板上的像機關妥鎖上的綠燈亮了之後，他才趕緊將駕駛桿猛然向左前方壓去，飛機立刻向左下方開始俯衝，剛好躲過米格機對著他射來的第一串37厘米砲彈！

雖然RF-84上有裝有四挺五零機槍，但是沒有一個偵察機飛行員會在得到戰果之後去和敵機纏鬥一番，機腹中所攝取的底片遠比擊落敵機更有價值，所以楊世駒躲開了敵機第一波的攻擊之後，並沒有展開任何自衛

行動，而是繼續向台灣飛去，金懋昶本可依照提示時所指明的和長機分開單獨返航，但是為了某種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的原因，他緊跟著長機一同向台灣飛去。

夜色蒼茫中，楊世駒的飛機回到了本島，英雄回來了，帶著戰果及眼淚！

楊世駒飛在落地航線的五邊上，對著跑道飛去時，看著機場旁邊農舍的炊煙裊裊，他突然想到了五大隊的一位飛行員，朱偉明上尉所寫的一首新詩中的一段：「當我戰死，折翼化作天邊一縷煙雲，祖國啊！祖國！我已獻出此縷忠魂！」楊世駒覺得那就是金懋昶在連城山谷中的吶喊！

那天金懋昶為國家獻出了他的生命，他的同僚們在往後的幾年間繼續出動，踏著他的血跡，前仆後繼的深入敵區(註)，無論是冀馬秋風的塞北、或杏花春雨的江南，都曾留下過他們鐵翼的蹤跡，是他們的犧牲奉獻使當時的台灣保有著安定的社會及工作環境，進而創下了七十年代的經濟奇蹟。

作者簡介

王立楨先生，紐約市college of Aeronautics航空系畢業，康乃迪克University of Hartford電機系畢業，加州Santa Clara University企業管理碩士。曾任職於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太空部門，擔任流程總工程師。

註 由民國47年開始，除了金懋昶之外，偵察部隊還有趙廣華(RB-57A)，王英欽(RB-57D)，張育保(RF-101)，陳懷(U-2)，李南屏(U-2)，黃榮北(U-2)等六人在大陸上空被擊落陣亡。葉常棟(U-2)，張立義(U-2)，謝翔鶴(RF-101)，吳寶智(RF-101)等四人在大陸上空被擊落後俘虜。